

歷史與空間

# 重返九江能仁寺

張桂輝

丁酉正月。一天上午，頭頂白雲朵朵，身邊微風習習，我獨自一人，懷着急切的心情，重返闊別40多年的九江能仁寺。

始建於南朝梁武帝時期的九江能仁寺，位於九江市中心甘棠湖畔、庚亮南路140號。進入能仁寺磚牆院落式的山門，一眼望去，步道兩旁的樹木，如同接受檢閱的士兵，齊齊整整地肅立着。其中，幾株臘梅，爭奇鬥豔，綻放着點點黃色的花朵，散發出陣陣沁人的清香。我顧不上盡情欣賞它們，逕直往寺院深處走去。發現原來兩個寬闊的水泥操場、一條簡易的沙土車道，全都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各具特色、各有其名，卻又一個格調、一脈相承的寺院建築。它們帶給我的第一感覺是——既熟悉，又陌生。淡淡情思、悠悠懷想，同時湧上心頭。

1974年底，我們60名血氣方剛的閩北青年，穿上心儀已久的綠軍裝，分乘幾輛解放牌軍車，三天翻山越嶺，一路笑語歡歌，從武夷山下來到潯陽江頭。1975年元旦這天下午，運載新兵的卡車，把我們送進了只有一個大門進出，幾座老態龍鐘建築、一派蕭條衰敗景象的能仁寺裡。

為期一個多月的集訓結束後，我雖然在九江服役、工作了十六年，調回福建後，還經常前往廬山探親度假，但都不曾再度光顧能仁寺。這次故地重遊，感慨不少，歸為八個字：時來運轉、今非昔比。

能仁寺，舊名「承天院」。政和七年(1117)，徽宗趙佶賜額「能仁禪寺」。千百年來，能仁寺幾經劫難，幾度興亡，可謂命運多舛。單是戰火兵災的侵襲，就有四次：宋末元初，能仁寺被戰火化為灰燼；元至正十二年(1352)，能仁寺又遭戰火所毀，寺院變成焦土；1930年秋，法國傳教士以建修道院為藉口，悍然佔領能仁寺內名勝「冰山」、「雪洞」；抗戰期間，日寇多次入內踐踏蹂躪，寺內珍貴文物被劫一空，寺僧只能隅居一角，維持香火。

「文革」期間，很多寺廟被劃入四舊之列，不是受到胡打亂砸、人為破壞，便是僧去寺空、挪作他用。能仁寺也不例外。好在九江軍分區教導隊入駐其間，使之得以變相保護，不再雪上加霜，免遭滅頂之災。教導隊，本是輪訓初級軍官或培訓軍士的機構。未經許可，外人輕易不得入內。因此，我們便被「關在」這裡靜心訓練。軍人最基本的動作——立正、稍息，起步、跑步、正步三種步伐，佇列、瞄準等，都是在能仁寺中

完成的。

「文革」結束後，能仁寺得到修復。1983年，被列為全國重點寺院，對外開放。之後陸續新建和修復了一批建築。一座氣勢恢宏的千年古剎，枯木逢春，盛況超前。如今，佔地二十多畝，建築面積三千多平方米的三大庭院，基本保持了清同治年間復建後的風貌。前院，依次有哼哈殿、天王殿、大雄寶殿等主體建築，形成一條看不見的縱軸線，兩側分別建有鐘樓、鼓樓、客堂、齋堂、功德堂、祖師殿、伽藍殿；中院，兩側建有禪房，結構井然，主次分明；後院，祖堂、法堂、藏經樓、三聖殿、大悲殿，依坡就勢，佈局嚴謹。當年我們的新兵營食堂，現在修建起「講堂」；而我們兩個班新兵一個挨着一個擠在一個大統鋪上的長方形平房，如今成了「丈室」……

能仁寺，我印象最深的是「大勝寶塔」和「大雄寶殿」。大勝寶塔，位於能仁寺內大雄寶殿東南側，磚石結構，六角七層，高42.3米，底層對角直徑8.9米。清人文康所著《兒女英雄傳》中的「十三妹大鬧能仁寺」故事，就取材於此。我們在這裡集訓時，斑駁的塔身，透出蒼老的跡象；精巧的塔頂，迸發頑強的生機——幾株小樹，昂首向天，充滿活力，令人生奇：它們是怎麼「種」上去的，又是如何「活」下來的？

大勝寶塔，始建於東晉，後毀。唐大曆年間(766—779)重建。明洪武十二年(1379)、永樂十一年(1413)、宣德二年(1427)，多次進行修復。清咸豐三年(1853)遭戰亂，塔頂三層被毀。同治五年至十一年(1866—1872)，潯陽巡道白景福，勸募資金又修，並撰《重修大勝寶塔碑記》。「文革」中，塔內樓梯毀壞，塔身、塔頂長滿野草和小樹，部分磚石風化脫落。1994年，能仁寺代理方丈樺慧募款修繕，加固塔體，重砌整磚，新建樓梯，六角攢尖塔頂，更顯高峻壯觀，不失為能仁寺「絕佳八景」之首。2013年3月，大勝寶塔被國務院列入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」。

40多年過去，當年滿頭青絲的我，已然兩鬢斑白。而經過整修的大勝寶塔，非但身體強健、風采依舊，反而顯得更「青春」、更「朝氣」。這，時值寒冬，塔頂那幾株小樹，依舊枝繁葉茂、吐翠滴綠，像堅守陣地的哨兵一樣，任憑風吹雨打，我自精神煥發。

大雄寶殿，屢見不鮮，毫不稀奇。我之所以對能仁寺裡的大雄寶殿念念不忘，不僅因為現今大



九江能仁寺山門。 作者提供

殿廊柱上那副頗具匠心、寓佛理於景觀的楹聯，巧妙地將佛教傳說與寺內奇景融會貫通，令我嘖嘖讚歎、默默思索。而且因為當年夜間站崗時，每每走到大雄寶殿附近，就有生出些許緊張感。不是怕鬼神，而是怕菩薩。加之集訓結束，1975年春節前夕，新兵分配就在大雄寶殿中進行的，我有幸被分配到九江軍分區獨立營一連。

能仁寺還有一處獨一無二、充滿傳奇的景點——飛來船。位於大勝寶塔左前方的飛來船，由一巨石鑿成，長4.70米，寬0.83米，深0.60米。因宋代有「鐵佛駕石船自江上而來」的記載，故名「飛來船」，船上坐着一尊赤腳踏足、面容奇異的鐵佛。

漫步能仁寺，想起2016年底登臨的黃鶴樓。始建於西元223年的黃鶴樓，三國時期，它只是武漢最早城池——夏口城——一角瞭望守戍的「軍事樓」。三國歸於一統後，該樓逐步演變成「觀賞樓」。及至唐永泰元年(765)，黃鶴樓已具規模。然而，因為兵火頻仍，該樓屢建屢廢。僅在明清兩代，就被毀7次，重建或維修達10次之多。1957年，修建武漢長江大橋武昌引橋，佔用了黃鶴樓舊址。1985年6月，重建於距舊址約1,000米蛇山上的黃鶴樓落成，主樓以清同治黃鶴樓為藍本，較之前輩，更為高大。

別離能仁寺之後，我生成這樣一個結論：文化具有不死的細胞。古建築也好，古寺廟也罷，一旦打上歷史的「烙印」，只要注入文化的「基因」，便有了旺盛的生命力。除非地球毀滅，否則，不論遭週天災與人禍，或夷為平地、蕩然無存，或打入冷宮、改頭換面，它也會如「離離原上草」一樣，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。最終，都有「重見天日」、「枯木逢春」的時候。

## 書若蜉蝣

葉輝

# 臨終彈奏巴赫鋼琴曲

羅迪斯的《怎樣彈奏鋼琴》向世人宣佈，任何時間學習或重新學習音樂，俱為時未晚，話說彈奏鋼琴的技巧對大腦而言，大有好處——根據得州大學的一項研究結果所顯示，挑戰心智的休閒活動可更新世人的大腦灰質(gray matter)，將之回復至更年輕的狀態；其實羅迪斯撰寫此書時也十分注重修辭，那就可避免讓讀者產生過高的期望。

他談到《怎樣彈奏鋼琴》此書之時，有此說法：此書不會讓讀者彈奏俄國鋼琴演奏家拉赫曼尼諾夫(Sergei Vasilievich Rachmaninoff)，或者波蘭演奏家蕭邦(Frédéric François Chopin)的樂曲；如果人們拿起一本學習鋼琴的書籍後，卻發現需要花費一萬小時來練習，那就會讓他們不感興趣了；皆因時間太珍貴了，學習音樂無論出於什麼原因，都很難抽出足夠的時間專心致志做好此一事情；然而，他們仍可彈奏一些巴赫的曲子，巴赫樂曲亦有其挑戰性，仍會讓人感到挫敗之感，但已盡可能做到平易近人了。

他的說法無疑非常富於啟發作用：「六個星期的預期其實已經很長了，如果讀者有時間多加練習，或者像孩子一樣多彈奏，速度還能更快；這樣做的好處在於能加深讀者對音樂的理解，那或已足夠了，一般讀者大有可能會深深迷沉於其中，想要找個音樂老師，再深入學習其他東西。」

他甚至強調音樂非常美好，音樂的美感乃此一學習方法的核心所在：「我比較推崇的方法是這樣的，首先找一首你想

彈奏的曲子，然後，找到積極的方式將之演繹出來；那就不必過分深究音階，以及練習曲的表現方式，直接演奏就可以了。」

他解釋道，此書詳細闡述如何通過此種方式練習鋼琴，比如開創的新穎指法練習方式，從而避免了可能令很多讀者的無聊感和挫敗感，因而半途放棄；他們小時候始終不願意面對音階和琶音，長大成人後同樣如此，他堅稱，琶音與音階根本沒有必要，「任何一支曲子都包含一些你可以用音樂本身來應對的技術挑戰。」

他聲稱他本人亦很討厭音階和琶音練習，但他如今已可坐在鋼琴前，練習莫扎特(Mozart)的一首協奏曲：「莫扎特的樂曲充滿音階和琶音——如果你正在練習一首樂曲，從而學會了一些東西，那就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方法；找到你喜歡的曲子，然後透過音樂來克服挑戰。」

羅迪斯就像一名佈道者，總是不厭其煩傳播與鋼琴相識相知，以及久別重逢的愉悅感受。

除了寫書之外，他還利用網站提供教程和視頻，幫助人們享受鋼琴的學習過程；很多人都會在一年之始訂定新目標，所以此時此刻就很適合嘗試一下面對新挑戰。

生命畢竟是短暫的，歲月因而格外珍貴，反正他由此說法：「我們不會在即將離開人世時，考慮再多發幾封郵件，再多做幾份表格；但我可能會想：我真希望能寫一本小說或繪畫一張畫，以至彈奏一首巴赫的鋼琴曲。」

## 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# 詩畫禪心(四十九)

唐代高僧吳山淨端



嗟見世間人，  
唯義不長久。  
風天邊月走，  
處有隨我走。

唐代高僧吳山淨端詩  
素仲配畫  
甲午初秋

吳山淨端(生卒不詳)，有《吳山淨端禪師語錄》二卷行世。出家人本來已臻化境，對俗世情義風骨的不長久多已不再嘆息，但淨端仍然有慨嘆之感，可見「多情即佛心」此語不差。淨端不拘禁忌，即使在不知情下吃了羊肉饅頭，也欣然說聲：「這頭畜生與我有緣」就沒事了。可證先出世再入世，是禪家的另一境界。

吳山淨端另有一禪詩：「早年祈得雨，高山好種田，吃菜若成佛，驢馬也升天。」給我很大啟悟，世人在旱災時才求雨，好讓高山能種田，倘無旱災，那就不求老天了。有人也以為吃素就能成佛，吃菜就有功德，那麼，驢馬皆可升天了。什麼是功德，有些人做了點好事，就以為立下功德了。

## 詩詞偶拾

# 八聲甘州·江州有懷

范詩銀

這來生也做九江人，誰與我同行。望南山菊老，香爐煙縹，彭浪湖平。空念琵琶絲冷，弦月已三更。剩有蓼花影，猶為風鳴。  
見說芙蓉墩上，正片黃凝翠，點紫吹英。逐村前泮後，細雨漱奇聲。醉寒茶、濕紅癡夢，共初心、沉澱滴詩朋。呼春色、潑西林壁，題向新晴。

數修河抱影幾回春，磨利玉簪青。載長橋夢火，畫樓情眼，綠袖心星。道是新春舊國，山廓印江城。翠葉迎風舞，撲耳弦鉦。  
識得秋收人物，潤杜鵑紅濕，滴血飛旌。便問桃花裡，奇蕊競高庭。最可憐、淚噴雙井，試峻句、石語不堪聽。雲岩上、倚霜月讀，一榻微明。

望東籬刺菊有誰收，香魄旋蒼冥。薄凝天雲亂，搖蒲霜捲，拍水舟橫。也折桃花幾朵，也結武陵亭。仍是喧聲裡，孤影三更。  
人境從來難畫，晚廟堂街冷，湖海如烹。縱寸心能剪，翦龍恐還生。惜男兒、空懷烈抱，笑酒徒、辜負了長纓。三浮白、酬煙柳約，夢暖真情。

## 古典瞬間

# 蔡元培禮賢下士選賢才

唐寶民

眾所周知，北大最好的時代，就是蔡元培時代，蔡元培時期的北大可謂群賢畢至，集中了當時中國知識界一流的專家學者二三百之眾，之所以能匯集這麼多精英，是和蔡元培愛才惜才、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分不開的。

蔡元培主政北大初期，北京醫專的校長湯爾和向蔡元培推薦了陳獨秀，蔡元培對陳獨秀早就有所了解，看過他主編的《新青年》，便決定聘請陳獨秀當北大的文科學長，恰好陳獨秀當時正在北京為東亞圖書館籌集資金，住在前門外的中西旅館，蔡元培就親自前去拜會。陳獨秀的習慣是晚睡晚起，有時蔡元培去得早了，陳獨秀還沒起來，茶房想要叫醒他，蔡元培便連忙阻止，而是拿個凳子坐在門口等候，頗似當年劉備三顧茅廬訪孔明。陳獨秀醒來

後深為感動，但他對北大工作還有所顧慮，就是怕影響了辦《新青年》，蔡元培一聽，連忙說：「你可以把《新青年》帶到北大去辦啊！」陳獨秀聽後便爽快地答應下來，到北大出任文科學長，後來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作出了傑出貢獻。

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之時，胡適尚在美國紐約，蔡元培欣賞胡適的才華，擬請他來北大任教，他知道陳獨秀與胡適交情很深，而且陳獨秀又是文科學長，就委託陳獨秀約請胡適。陳獨秀給胡適寫了封信，信中說：「子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，即不願任學長，校中有哲學、文學教授，俱乏上選，足下來此，亦可擔任。」當年的胡適可不是後來那個名震中外的大學者，那時他才27歲，還沒有太大名氣，但蔡元培如此看中他，讓他深為感動，收到信後

不久就從紐約回到北京，蔡元培親自在六味齋為他設宴接風，胡適便成了北大一名年輕教授，後來又被推選為教務長，成為中國現代史上開一代風氣之先的偉人。胡適一直很感激蔡元培的提攜，他曾多次表示：當年如果沒有蔡先生的着意掣提，我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的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。

「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；但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」正是由於蔡元培的禮賢下士、廣納奇才，「循思想自由原則，採兼容並包主義」才吸引了大批學界名流，一時間北大人材濟濟，如夜空中的群星相互輝映，使北大迎來了群星燦爛的蔡元培時代，在北大百餘年校史中寫下了光輝的一頁，也成就了中國教育史上最為輝煌的一段佳話。

## 遊蹤

# 古碑的故事

吳翼民

無錫有一處旅遊景點——惠山古鎮是很值得一遊的，似周莊而比之古樸，類麗江而較之幽靜。

惠山古鎮坐落在著名風景地惠山腳下，處於無錫城的中心，是典型的水鄉古鎮，卻佈滿了百餘座祠堂，現大多已經修復。這密密匝匝的祠堂群，肇始於唐宋，興盛於明清，綿延於民國。如果從明代算起，跨越時間也有500多年的歷史。時人有詩云：「出郭樓台三五里，遊人不得見山容」，就是對當時惠山古街祠堂密集林立的真實寫照，——那粉牆黛瓦、屋脊參差的祠堂(也有民國式建築)差不多遮擋了人們眺望青山的視線呢。這些祠堂與江南的宗教文化、園林文化、書院文化、泉文化、茶文化、酒文化、民間曲藝和惠山民間泥人文化等，緊密結合成為一個高度複合型的多元文化體系。江南和無錫濃郁的民俗文化盡展風姿。

由於惠山古鎮倚惠山而建，盡得山林雅趣。當年乾隆蒞臨，由衷而歎：「惟惠山幽雅閑靜。」信然，這裡林木森然，水流寧靜，那水是連通着惠山眾多泉眼的，自然也流淌着名聞天下的天下第一泉呢，還有春申潤的澗水，——這些泉啊澗的都是惠山的好水，遊人可以從那河水裡看到錫惠雙峰參差翠綠的山色，——原來，那水是浸潤過青山的呀，怪不得宛如碧玉鑲嵌！那水既是活水，就關乎古鎮人的日常生活，幾乎隨時能

看到蹲在河沿洗刷衣物的婦人，——有度地允許附近居民在河裡洗刷衣物不會污染河水，反能增添古鎮的情趣呢。遊人看婦人洗衣潑水、聽着婦人們吳儂軟語的交談和河水活潑地歡歌，是多麼的賞心悅目！

古鎮的祠堂群的「胎肢窩」裡藏着一座座袖珍的園林，如惠山園、潛廬、還有王家園等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寄暢園，也曾是秦觀後裔所建秦氏祠堂的花園呢。其中的潛廬「方寸之間」江南園林的要素——亭台樓閣、迴廊、假山、荷池等一應俱全，還有一座花廳戲台，佈局錯落有致，真是令人叫絕。這座袖珍園林因長期駐有軍事單位而得到了完整的保護呢。

既然是古鎮，就必有古碑。你如果細心尋覓，就能在一塊塊古碑上發現許多有趣的史料和故事，比方說有一塊位於顧可久祠堂的古碑，係海瑞為恩師顧可久建祠堂所寫的詩碑，詩中的頌聯、頸聯云：「志矢回天曾扣馬，功同浴日再批鱗。三生不改冰霜操，萬死長留社稷身」說的是顧可久兩次因直諫而遭「廷杖」的史實，「再披鱗」就是再度被皇帝打得遍體鱗傷。民間傳說，顧可久在金鑾殿上挨打，屁股被打得皮開肉綻，嘉靖皇帝也於心不忍，當下命人宰活羊剥皮覆之。後來，顧可久屁股上居然長出了羊毛。雖是傳說笑話，卻讓人肅然起敬。海瑞的詩碑現存放於無錫的碑刻博物館。顧可久是明代有

名的「錫谷四諫」之首，也就是說，明代正德、嘉靖年間無錫出了四位有名的諫官呢。另三位是楊淮、張選和黃斗南。無錫真是個直言敢諫之士的地方，當代亦然，如無錫人陸定一敢面諫最高領袖，保護故宮免受中軸線「開窟」築路之害；(完整保護了三大殿)另一位無錫人胡福明敢於秉筆直書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》，成為肇開新時期的先聲……

惠山古鎮還有一塊存放在周濂溪祠的古碑，更令人刮目相看。那是在周濂溪祠門旁發現石碑一塊，碑名為「濂溪夫子惠山祠祀碑」，碑文中記載乾隆年間，周敦頤遷錫後代在惠山古鎮建造先祖「周濂溪祠」希望得到縣、府兩級撥銀祭祀。縣、府兩級考慮到周敦頤是宋朝一代大儒，(曾寫過《愛蓮說》)影響深遠，於是就向朝廷申請，經過幾次反覆，朝廷批覆同意「編給數目飭令該縣在於學租項下，每祭給銀一兩九分四厘六毫七絲三忽，春秋二祭共給銀二兩一錢八分九厘三毫四絲六忽，以供備辦……」就這麼一個小小的細節，可見乾隆年間某種程度上政治的清明，吏治的嚴謹，財政的節儉，在撥款一項上銀兩居然精確到「兩、錢、分、毫、絲、忽」的六個微小的單位，真是到了錙銖必較的地步，讓人覺得不可思議、難以想像！我們子孫後代應該從中得到多麼深刻的教益！